

印度總統吉里

默山

在都柏林研習法律

詞藻和宏亮的音調給人留下了深刻而不可磨滅的印象，致於其內容如何，則反為別人不大注意。

的實際經驗。

吉里既沒有在國內著名大學接受

聲音宏亮的演

教育，也沒有赴牛津、劍橋等國外學

說家

府留學深造，當他在家鄉貝漢波鎮的

人際

主席政治性的會議，對於會議中扣人

為爭取印度獨立自由的革命英雄

心弦的演說和激動人心的言詞和辯駁

中，大部份都有良好的先天條件和優

則牢記於心，而後對吉里在中學參加

越的政治背景。其中有些是貴族的後

辯論和演說可稱受益匪淺，一位傳記

裔，或者是貴族的門徒。更有一些是

文學的作家曾說過「他從不顧忌別人

越政治領袖；而他們又大多是城市的

運動時，吉里曾參予其事，並與幾位

中產階級，典型的小資階級，散居在

主要的革命人物交往非常密切。他之

印度各大都市，如孟買、加爾各答、

粗中帶細的人物。

馬德拉斯等地。

當愛爾蘭鬥士開始發動民族革命

印度現總統吉里 (Varahagiri

運動時，吉里曾參予其事，並與幾位

Venkata Giri) 則顯然缺乏上述各

項條件作為步入政壇的媒介。他於一

八九四年生於安德拉·布拉迪希省

當吉里在愛爾蘭參予擺脫英國統

(Andhra Pradesh) 的貝漢波 (Ber-

治的革命運動時期，他於一九一四年

hampore) 小鎮，是個文化落後、

在倫敦與聖雄甘地相遇，吉里說：

交通閉塞的農村。吉里的父親 Joga-

「就在那時，我滿腔熱血，懷着年輕

iah Pantulu Giri) 是聖雄甘地反對

國國力日漸衰落之時，正是印度打着

英國統治，爭取國家獨立時期的自由

正義的旗幟，以非常手段擺脫英國統

派名律師。因此，得到父親的傳授，

導和感召，突然轉而放棄暴力；但由

吉里獲得豐富的政治常識和勞工組織

至於聖雄甘地的偉大人格，吉里倍



被英國驅逐出境

當吉里在愛爾蘭參予擺脫英國統治的革命運動時期，他於一九一四年，在倫敦與聖雄甘地相遇，吉里說：「就在那時，我滿腔熱血，懷着年輕人的狂熱，崇拜暴力，深信當大英帝國國力日漸衰落之時，正是印度打着正義的旗幟，以非常手段擺脫英國統治的最好時機」。後來因受聖雄的教導和感召，突然轉而放棄暴力；但由於良心的責備，又恢復其激進的個性。至於聖雄甘地的偉大人格，吉里倍感尊崇，始終不二。

在愛爾蘭參加印度學生「反英無省議員，並成爲該省第一屆國大黨內政府社會」時，由於焚毀大批英國服閣的勞工部長，從此吉里在國大黨中裝的堅決行動和繼續參加愛爾蘭爭取獨立的革命行列；最後終於爲英國當局所注意，一九一六年不幸爲英國逮捕，不久即遞解出境，時吉里年僅二十有二。在他爾後的歲月中，曾致力於工會組織和反叛英國統治集團，這些事業，現在已成爲印度獨立史之一部，由於他和其他愛國志士的努力，印度終於在一九四七年從英國統治下獲得獨立。

在英國監獄裏，吉里及其難友組織孟加拉·納波爾鐵路工會（Ben-gal-Nagpur Railway Union）。從

愛爾蘭回國後，吉里於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建立全印鐵路員工聯合會（All-India Railwaymen's Federation），親自領導鐵路工人積極從事合法的政治活動，其做法與共產黨及社會主義者的暴力行爲有顯然的差異，後來吉里還兩度出任全印職工會（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主席。一九二七年曾代表印度出席日內瓦國際勞工會議。一九三一年代表印度職工會出席在倫敦召開之第二屆圓桌會議。

引退，但是深受甘地聖雄影響的他，堅持地反對一切不公平的現象。他之出而競選總統，除了受到現總理甘地夫人的支持外，還包括着「良心問題」。他說按權利而言，總統職位應該歸他，因爲前兩屆副總統都已獲得提名而順利當選，所以他憤憤不平，因爲國大黨漠視他的權利。吉里說：「我爲良心所迫」參加競選。

富有強烈的幽默感

吉里雖然在其勞工運動與政治活動方面，是個態度強硬的政治家；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確是一個富有強烈幽默感的和藹長者。

他曾勤於著述，出版了好幾本專著，其中如「印度工業的勞工問題」，至今該書仍爲印度研究勞工問題所不可或缺的作品。吉里夫人 Saraswati Bai 是位語言學專家，也是吉里的得力助手。

吉里一生中最值得高興而回憶的事，是當他在英治時期，如何領導鐵路工人罷工，來刺激民心，反叛英國的殖民統治。對於他在監獄中的一段動人故事，也成爲印度工會史中的重

要一頁，例如在一九二二年代，他在家鄉監獄曾發動一次飢餓罷工，以反抗當局忽視犯人食物的配置和不合衛

生，終於爭取到由當局按日發給口糧。在獄中得自行烹調的權利。這位現任總統的一生可以說與印度職工會無以分割的關係，他和印共和社會主義分子的關係也頗爲密切，他之能够獲得當選亦得力於共黨及社會主義左派的支持，也因此，當他爲競選而旅行全國時，其競選對手曾指責他是共黨的工具，爲此他曾斷然加以否認，在一次競選講說會上，他特別強調說：「我不是左派份子，我只是一個職工主義者，完全遵奉甘地聖雄的政治思想，其與共產黨的區別，爲公認之事實」。

至於有人認爲他年事已高，不適宜出任公職一事，他立即加以反擊，他認爲他有充分的精力替國家服務。當八月十六日選舉結束，經開票後，吉里獲得四十萬一千五百十五票，其對手芮迪則獲三十一萬三千五百多票，他之當選雖然給國大黨內部增加了意見的分歧；但是今後五年任期內，相信吉里仍將受到各方的重視和信賴；唯今後吉里在印度政治生涯中，由於面臨國大黨的內爭、左派人士的囂張、內政問題的困擾、邊界糾紛的錯綜複雜，在憲法範圍內，他將更處於積極的地位，他不僅是執政國大黨內其他各黨派的橋樑，而且是國大黨內權力鬥爭的平衡者，在其他政務方面也將更受到甘地夫人的敬重。

從工會轉任公職

一九三七年吉里當選爲馬德拉斯

會拒絕吉里作爲該黨候選人時，他的反叛特性再度發揮。許多人認爲，七十四歲的吉里應當非常馴和而默默地

要一頁，例如在一九二二年代，他在家鄉監獄曾發動一次飢餓罷工，以反抗當局忽視犯人食物的配置和不合衛

生，終於爭取到由當局按日發給口糧。在獄中得自行烹調的權利。這位現任總統的一生可以說與印度職工會無以分割的關係，他和印共和社會主義分子的關係也頗爲密切，他之能够獲得當選亦得力於共黨及社會主義左派的支持，也因此，當他爲競選而旅行全國時，其競選對手曾指責他是共黨的工具，爲此他曾斷然加以否認，在一次競選講說會上，他特別強調說：「我不是左派份子，我只是一個職工主義者，完全遵奉甘地聖雄的政治思想，其與共產黨的區別，爲公認之事實」。